

计丽屏译

もえよけん
燃えよ剣
しば
りょうたろう

司马
辽太郎
燃烧吧！
剑

下

计丽屏译

司马
辽太郎
——
剑 燃烧吧！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吧! 剑. 下 / (日) 司马辽太郎著; 计丽屏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326-3

I. ①燃… II. ①司…②计…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1578号

策划编辑 储卉娟
责任编辑 闫柳君
封面设计 聂永真



世纪文景

燃烧吧! 剑(下)
[日] 司马辽太郎 著 计丽屏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毫米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254,000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326-3/1·792
定 价 32.00元

二条河沙洲上的决斗

两顶轿子载着岁三和七里，在洒满月光的大街上向东行去。

皓月当空。

这是一个再适合决斗不过的月夜。月亮似乎还有一点缺口，所幸天上无云。街上的瓦房在月光照映下像是披上了一层银色的外衣。

轿子离开后，三个浪士模样的人从这家位于越后屋町的与兵卫店的暗处悄无声息地闪了出来。

他们是七里研之助手下的浪士，显然事先已和七里约好。

“老板，刚才那两顶轿子去哪儿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管卖酒，不管客人的行踪。”

京都人也不全是温和的。这样乖僻起来，也是软硬不吃的。

哇，一人拔出了剑。

他不是威胁。他的眼睛已经充血。这些人平时在大街上胡作非为惯了，多半会动真格。

老板见架势不对，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就说出了实情。

“我想起来了，他们去二条河原了。”

“没错吗？”

“错不了。”

“你要是敢说谎，回来我就剁了你。”

“是是。与兵卫不卖谎言，你们放心去吧。”

京都人说话损起来也是够可恨的。

浪士中的一人上前对着与兵卫老板一拳打了过去，与兵卫摔倒在地。

“啊，给我去死吧！”

与兵卫勃然大怒。别看他现在好像规规矩矩地做着生意，年轻时候却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他赌过钱，坐过牢，还当过捕吏的爪牙。

等他爬起来追到外面，已经不见了浪士的身影。

与兵卫因为年轻时候的经历，目光一向很敏锐，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身份。刚才进来的那位客人多半是新选组的人，而且是让京城浪士胆战心惊的土方岁三。

“那些臭浪士要杀土方。”

京都人少有爱多管闲事的。与兵卫老板本来也是如此，但是刚才那一拳让他怒气勃发，一定要报仇才行。

于是，他向花昌町跑去。他要去报告新选组，尽管路途有半里之遥。

岁三走下二条河堤。

“今晚月色不错。”

月亮照在眼前的鸭川河上，浅滩闪闪发光。河对岸零星散布着几栋房屋，此时灯已经熄了。

当时，二条桥不像三条那样，是座大桥。所谓的桥只是连接鸭川河沙洲的一块既无栏杆也无扶手的木板而已。从沙洲到对岸还有另外一座桥。两桥之间的沙洲上长满了芦苇和秋草。

岁三和七里走上沙洲。每踏下去一步，脚下草丛里的虫鸣声就为之一顿。

“七里，拔剑吧。”

岁三揪了一根草茎含在嘴里。

“哦，这就开始吗？”

七里很沉着。他大概是在等待同伙的到来。

“土方，何必急着去冥府报到。还是让我先听听你要留些什么话给老家吧……不对，是给那个人。”

“哦，你是说阿雪？”

岁三截口道。

“是啊是啊。那可是个好女人。难道你没有什么话要留给她的吗？”

“你可真是好心！”

岁三嚼着草茎，仔细听着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金铃子的叫声。

“土方，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是武州八王子时候的七里了，如今我是京城公认的杀人王研之助。我杀过二十多个人了，其中新选组的有七个，见回组的有两个。”

“你有种。”

这阵子经常有队员在市区被杀，很有可能就是七里一群人所为。

突然，岁三听到远处传来了木板桥嘎吱嘎吱的声音，河的东西两岸都有人影在晃动，有七八个的样子。

“不好，土方。有人来了。”

距离岁三七八间的草丛里，七里研之助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哎，好像是有人来了。”

岁三敏捷地脱掉外褂。直觉告诉精通打斗的岁三，那些是七里的人。如果不能在他们到达之前杀死七里，自己将难有胜算。

撩起裙裤两边，用剑鞘的绦带吊起衣袖带子，岁三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七里，看剑。”

岁三的剑出鞘了，是他形影不离的和泉守兼定。

短刀是堀川国广。

唰，七里立处的草丛中闪过一道淡淡的光，七里的剑也出鞘了。

七里采用了上段位的架势。

岁三使的是他常用的平星眼招术，和近藤、冲田一样偏右。但岁三偏得最厉害，左手侧几乎毫无遮拦。

七里在等待时机。

这时，来人已经分别走过东西两座桥，在沙洲上围在七里左右。

默默地同时抽剑。

“不好。”

岁三自责不已。自己还是个不错的谋士，居然被七里那貌似朴实的计策骗了。

是武士。

就你和我——

七里是这样说的。他的确太了解岁三的个性了。只要说是武士，这位争强好胜、平民出身的武士土方岁三一定会上钩。

“看来我不该讥笑近藤。”

岁三很懊恼。是我自己太不谨慎。

——这是武士间的约定。

这种话居然出自长州平民出身的剑客七里研之助和武州好斗大王自己嘴里，这不是太滑稽了吗？

武士的约定算什么。岁三心想，不过是三百年来的尸位素餐、笃信儒教的所谓的德川武士道，是一无是处的门阀武士的口头禅，但不是自己，也不是七里或长州激进分子这样处在乱世中的人应该扛的神舆。

岁三的身后是浅滩。

沙洲上连一棵可以用来遮挡的树也没有。

——这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晚了吗？

当然，无论何时，只要是战斗，岁三都会有这样的觉悟。除非性命相搏，没有其他可以取胜的办法。

七里的剑长二尺七寸。

剑指向空中，影子落在地上和脚下。这是一个防御的姿势。

七里还在等待时机。他的同伙们已经掣剑在手，一步步地在逼近。

他们想把岁三逼到浅滩边上。

“喂——”

七里笑道。

“在武州你让我吃了大苦头。不过看样子今晚可以有个了断了。”

“——”

岁三一言不发。对手步步紧逼，岁三未曾退后半步。此时的他只能随机应变。没有极大勇气的人，做不到像他这样。

依然是平星眼的招式。

“土方，如果你消失了，京城就会安静吧？”

“少废话。”

岁三厉声喝道。只是声音有点嘶哑，汗水从额头滑落到脸颊上。

七里——

还是上段位的架势。

经历了武州以来的几次交手，七里已经熟知岁三的剑术习惯。对付这个人，只要用一些小招术就可以取胜。他的左手因为习惯而完全暴露在外。

“——”

七里用气势引诱岁三。

岁三一动不动。

七里向前冲了过去。

剑像电光似的从头顶向着岁三的左手劈了下去。

就在七里的剑落下来的一刹那，岁三握着剑柄的双手突然向左斜方一翻，让出了身体的右侧。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咔。

和泉守兼定の剑背接住了七里从上而下的剑势，火花四溅。七里的剑弹了出去，人也翘起了一下。

而岁三的和泉守兼定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在七里的正对面，有一个人被这剑从额头到下巴分成了两半。

尸体倒下之前，岁三已经向前跳了三间的距离。

刺中了一个人的身体。

又斜斜劈向另一个人的右肩。

岁三一直向前跑去。

前面就是木板桥。

到了木板桥上，他必须守住左右，否则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从如此险境中脱身。

与兵卫老板来到花昌町的新选组驻地，告诉了门卫土方眼下的处境。

门卫立即报告了一番队队长冲田总司。

冲田这天巡察完市区回到驻地，感觉身体有些发热，所以没脱裙裤就躺下了。听到门卫的报告，他一跃而起。

“一番队队员，马上跟我走。目标二条河原。”

话音未落，人已经冲到了院子里的马棚。

队里养了几匹马，有两匹是近藤专用的，其中的一匹白马是会津侯送的，近藤视若珍宝。

“开门，快开门。”

冲田一边喊一边备鞍，手脚并用地系好腹带。这是他第一次未经许可，擅自用马。

一跃上马。马鞭一挥，“驾”的一声从打开成八字形的正门冲了出去。

路上很亮。

沿着堀川河一路向北，到二条街的一个十字路口向东拐的时候，两只

袖子系好了。路过西洞院、釜座、新町和衣棚的时候，缠头巾也扎好了。

岁三终于挪到了木板桥的东端。

但是对方已经识破他的用意，早在木板桥上布置了两个人，前面的沙洲上有三个人。

七里的同伙看样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很是难缠。不仅武功高得可怕，而且绝不退让一步。

岁三突然转了个身，乘着转身的惯性，手中的剑挥向了桥上的一个敌人，却只听到一声闷响，剑没有刺进敌人的身体。估计是剑已经钝了。

迅速收剑。

趁机从沙洲杀过来的一个敌人，身体完全敞开着，飞溅起鲜血掉进水里冲走了。

岁三擦着堀川国广。

根据打乱战的经验，他选用了近二尺长的短刀。

这种刀攻击对方脸部的效果并不好，过于冒险。

沙洲那边又有一人踏上了木桥板。嘎吱嘎吱，向前走了两三步，突然刺杀过来。

岁三退后半步，哧的一声，刀架在了肩上。

他的架势实在太奇怪，对方犹豫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岁三一跃而起，砍下了他的右手。

冲田总司的马就在这时冲上了河堤。

他跳下马背，放开马，一边从河堤上跑下来，一边用他少有的尖叫声喊着：

“土方老师。”

“——”

岁三没有应声。因为他选用了短刀，此时已经非常被动。

冲田一到桥上，就一剑把岁三背后的男人打下了河。

“是总司吗？”

终于听到岁三开口了。

“是总司。”

冲田侧身闪过岁三的身边，手臂一伸，漂亮地刺中了岁三前面的敌人。对方一声没吭倒了下去。

余下的人四散逃窜。

“来了几个人？”

冲田一边环视周围一边收剑。

“没数。今晚我也有些走神了。”

“杀了不少。”

冲田在沙洲上数着尸体。

冲田行经之处，有一个人在他的脚下微微动了一下。

岁三倒吸一口凉气，而冲田却毫无戒备地在那人身边蹲了下去。

“你还活着呀。”

好像站在路边和人聊天一样，冲田慢吞吞地问，

“伤得怎么样？”

冲田从怀里掏出蜡烛，用打火石点亮。

此人左肩上有一个伤口。不过可能是岁三的剑钝了，伤口并不深。之所以会昏过去，大概是因为岁三那一击的力量太大了。

“还有救——”

冲田脱去男人的一只袖子，在伤口上撒了些止血药，又从旁边尸体的裙裤上撕下布条，把伤口包扎了起来。

冲田让伤者在草地上原样躺着，自己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去叫医生，反正他过了木板桥向西去了。

岁三躺在沙洲的地上。他太累了，站不起来了。

“这小子真是多管闲事。”

他觉得冲田多此一举。

“这小子大概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才更容易怜悯别人吧。”

岁三翻了一个身，探头喝了几口浅滩上的水。

水缓缓流过他的面孔，让他清醒了许多。岁三抬起了头。

受伤的人说话了。

“谢谢。”

声音嘶哑。

“跟我没关系。”

岁三不会同情别人。他认为自己有一天也会这样。而且，就在刚才，要是运气差那么一点点，说不定已经躺在这个男人的身边了。而七里一伙别说照顾，大概早就一剑要了自己的命。

他还会在市内某个地方将自己枭首示众。

——不关我的事。

岁三心里这样想着，却还是蹭到了伤者的身边。

岁三的眼睛在夜里也很好使。

那人睁着眼睛。岁三一看就知道他精神不错。

“我是土方岁三。”

那人点了点头。

“你傻了吗？我是土方岁三，是打伤你的人。给你包扎的是冲田，我的朋友。你不需要谢我。”

“土方先生，”

那人看着夜空中的星星，说，

“你和传说中的一样，很强大。我真不该来。都怪七里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才跟着来的。他来找我的时候，我留在相好家就好了。”

“相好？她叫什么？”

岁三漫不经心地问。

“叫佐绘。”

“啊？”

岁三倒吸了一口气。

“这个女人的心像冰做的一样，总是冷冰冰的。可是我忘不了她呀，土方先生。”

“哦？”

“我还有救吗？你是不是会杀了我？我真想再见她一面啊。”

“仗已经打完了。我是不会对一个受伤的人出手的。冲田这会儿叫医生去了。”

“真的？”

他想坐起来。大概是太高兴了。

这个人 是越后浪士，名叫笠间喜十郎。冲田好心地叫来医生给他疗伤。可是因为伤口恶化，第十天的时候，他在二条御兴町的医生家里死去。

死前他揭发说：

“这次暗杀土方先生的幕后指使是新选组的参谋伊东甲子太郎。”

此人的证言成了怀疑伊东的关键性证据。

菊章旗

这一天——

也就是这年（庆应二年）的九月二十六日。一早，岁三在花昌町驻地的走廊上，和参谋伊东甲子太郎擦肩而过。

“嗨。”

伊东比以前显得热情许多。

从名古屋回来已经有几天了。

伊东抬头看了看屋檐外面的天空。

“天色放晴了。”

“是啊。”

岁三板着脸。他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七里研之助等刺客在二条河原暗杀自己的幕后指使就是伊东。

岁三没有对外讲，他只告诉了近藤一个人。

因为他担心队员中间会出现动摇。

“丰玉师傅，”

伊东用雅号称呼岁三，大概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这个季节写和歌不错。最近有什么雅作？”

“没什么，只是些乱七八糟的句子。”

“我写和歌了。昨晚坐在灯前，思潮涌动，就写了一首。你想听吗？”

“请说吧。”

伊东甲子太郎面向庭院，身体靠在栏杆上。皮肤好像黑了些，大概是

路上曝晒所致。但依然不失为一张清秀的脸庞。

乱世之中应有为，
粉身碎骨又何妨。

“怎么样？”

“的确不错。”

岁三还是冷冰冰的样子。这首和歌体现的思想是要在乱发缠绕似的乱世中挺身而出，为了国家社稷，粉身碎骨又有何妨。里面包含了伊东作为一名志士的苦心。岁三品出了和歌的内涵，也明白伊东的苦心。但是想到“有为”一词的背后，可能包含了除掉自己的愿望，岁三实在没办法喜欢这首和歌。

“土方先生，高雄（赏红叶的名胜）、岚峡的枫树已经红了吧？”

“可能吧。”

“找机会放松一下，去城外做一次吟歌之旅怎么样？——我陪你去。”

“好主意。”

“近藤先生偶尔也应该出去游逛游逛。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去？”

“这个，是好主意。不过——”

高雄和岚峡都是不错的赏红叶的地方，是个好主意。但是岁三颇有顾虑。伊东会不会在那儿设下埋伏，趁机干掉自己呢？要真是这样，那可就不是简单的赏红叶了。

“让我想想。”

岁三刚要走去，背后又传来了伊东的叫声。

“哦，对了，土方先生。”

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他问：

“今晚你有空吗？”

“什么事？要吟歌吗？”

“不是。我有事和你商量。”

——狐狸尾巴到底还是露出来了。

岁三心想。

“商量什么？”

“到时候再和你说。我现在就去找近藤先生，跟他也说一声。地点最好不要在花街柳巷。”

“要不要去兴正寺的那个房子？”

那是近藤的住处，住着大坂新町の妓女深雪大夫。

“可以。你看几点合适？”

“哦。”

岁三从怀里取出怀表。这是新近弄到手的法国货，在岁三硕大的手掌上，几根细长的针如常转动着。

“五点钟怎么样？”

岁三微微一笑了一下。不是对伊东微笑，而是因为手中的怀表。

伊东感到有些不快。

也不是对土方不满，而是因为岁三手中的怀表。身为极端的攘夷论者，伊东认为像怀表这样的洋玩意儿，看一眼都会弄脏眼睛。

岁三比约定的时间早一个小时去了近藤家。

近藤这天又去了二条城。从二条城下来后没有去驻地，直接回家了。

“阿岁，你说会是什么事呢？”

“是关于离队的事吧。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岁三坐了下来。

近藤的女人端来了茶水。

这个女人的长相在京都、大坂一带很常见。皮色白皙，眉毛很细，两

颊有点下坠，牙齿很大。关东人近藤大概就喜欢这样的特征，但是岁三不喜欢这样的女人。

“江戸女人虽然肤色较黑，脖子也显得短粗，而且脸上还可能有雀斑。但是看上去比关西人清爽多了。”

他突然想到了阿雪。

“您来啦。”

近藤的女人轻轻低头行了个礼。声音很含糊，女人味儿十足。岁三听不得这样说话。

女人退下了。

“我们和伊东之间是武士之间的约定。我不能接受他们要脱离队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反正我是差点儿就死在他们手里了。”

“这事我听说了。”

近藤表现得非常冷淡，也许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伊东和七里研之助有勾结。

过一会儿，本愿寺传来了钟声，五点到了。

玄关处传来嘈杂的声音。

“哟，来人还不少呢。”

近藤推测外面的情形。

“好像是。”

“阿岁，不会是来这里杀我们的吧？”

“你会被杀吗？”

“啊哈哈，没错。近藤、土方是不会轻易被杀的。”

“打搅了。”

伊东甲子太郎拉开了拉门。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筱原泰之进。

伊东的亲弟弟、九番队队长铃木三树三郎和监察新井忠雄也紧随其